

爱伦·坡：“我可以花一个世纪等待读者……”

但，一进入爱伦·坡的惊悚世界，想知道结局的着迷者往往不能等上一秒



爱伦·坡

# 惊悚小说全集①

THE BEST OF  
EDGAR ALLAN POE  
TERROR & MYSTERY

【美】埃德加·爱伦·坡 著 简伊婕 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爱伦·坡

# 惊悚小说全集①

TALES OF TERROR AND MYSTERY

EDGAR ALLAN POE

【美】埃德加·爱伦·坡 著

简伊婕 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伦坡惊悚小说全集 / (美) 爱伦·坡 (Poe, E. A.)  
著; 简伊婕译. 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 - 7 - 5336 - 5595 - 2

I. ①爱… II. ①爱… ②简… III. ①恐怖小说 - 作品集 - 美国 - 近代 IV. ①I712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8811 号

---

书 名: 爱伦坡惊悚小说全集

作者: (美) 爱伦·坡

译者: 简伊婕

---

出版人: 朱智润

选题策划: 阿卡狄亚

装帧设计: 阿卡狄亚·邢蕾

责任编辑: 杨菁菁

特约编辑: 郑瑜

---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 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印 制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电话: (010) 63809606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---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7 字数: 365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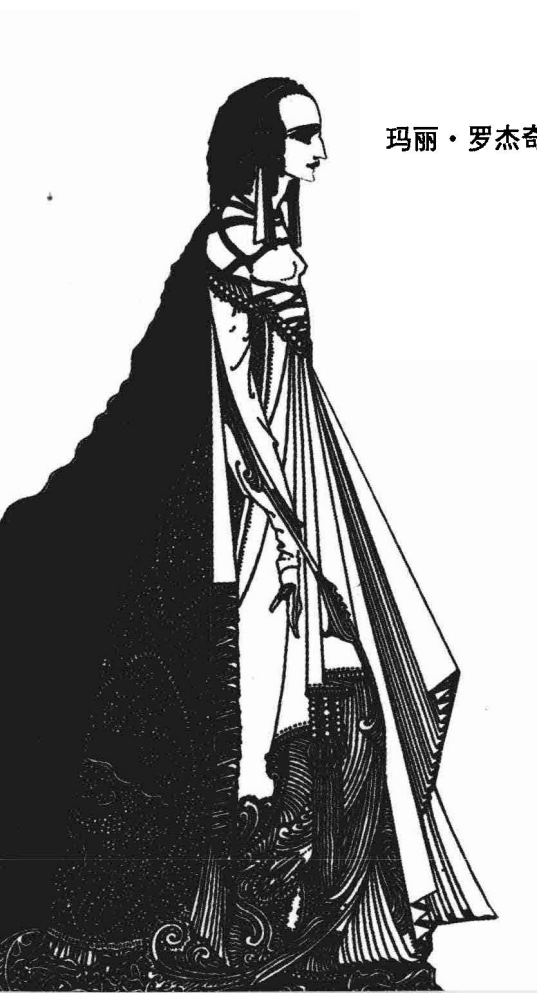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36 - 5595 - 2

定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

莫格街凶杀案 1

玛丽·罗杰奇案——莫格街凶杀案续篇 45

黑猫 106

金甲虫 119

莉姬亚 166

大漩涡历险记 184

泄密的心 207

失窃的信函 217

情约 244

瓶中手稿 262



# 莫格街凶杀案

有着美妙歌声的女海妖赛莲，她在诱惑水手时，唱的是哪一首歌？为了不让勇士阿基里斯参加必死的特洛伊之战，母亲让他混进女人堆，阿基里斯当时用的又是什么化名？这些固然都是难解之谜，但还不至于无从推测起。

——托马斯·布朗爵士，《瓮葬》

人类的心智特征中，有种名为“分析能力”的特质；然而，这种特质本身却很难加以“分析”。当有人在某时某地发挥了此项特质，平庸如你我，所能做的就是大大“赞叹”而已。拥有绝佳分析能力，无疑是种相当珍贵的特质；而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，是因为发现深具此特质的人，不但“热衷”、而且“乐于”发挥此道。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绝佳分析能力深感自豪，就像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，对于自己锻炼肌肉的成果感到满意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对于拥有心智分析特长的人，即使是外行人看来很琐碎的事情，他也一样能从中得到极大乐趣；他喜欢解谜语、解难题、解难辨的文字，他在解答过程中发挥出的机敏睿智，总会让人直呼“不可思议”、“太神啦”！他之所以能解答难题，不只因为深谙解题方法，事实上，必须得归功于敏锐的观察力。当然，解决难题的能力或许可通过钻研数学来增进。（深谙高段数学能力，就算是拥有分析能力了吗？）然而，数学上的计算能力和心智上的分析能力仍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。举例而言，一个棋手，他或许善于计算，但不代表他善于分析；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一般人都大大误解了玩国际象棋所应具备的心智特质，



大家都以为国际象棋下得好的人，一定擅长计算或分析。不过读者您可别误会，我现在并不是要写什么与心智分析能力相关的专论，我只是想在故事开始之前来个有意思的开场白，这开场白只是我个人很随意的一些观察所得罢了。因而，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“下棋”这件事的看法。我认为比起技巧复杂且讲究的国际象棋，看似不起眼的国际跳棋反而需要更高的心智思考能力。在国际象棋中，每只棋子都有其不同的步法，变化很多，很复杂，因而经常被人误解成一种很深奥的棋戏，然而它的特色只是步法复杂罢了。因此下国际象棋时，一定得非常专注，一分心就会容易发生失误，下场不是痛失兵将，就是通盘大败；走棋的步法越是纷乱多样，就越可能导致失误，也正因为如此，玩国际象棋会赢的人，十个人中有九个是赢在心智的专注力，而非心智的敏锐力。相反，国际跳棋所有棋子的步法就只有一种，毫无二致；变化性不大，发生失误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，棋手要比较的，就是个人的心智敏锐度。心智敏锐度的高低，决定了每个人下棋的技法巧妙程度。假设有两个人在下国际跳棋，双方都各剩两只国王棋子，这下，显然毫无其他分心的可能；无疑，任何一方想获胜，必须绞尽脑汁，走出胜着才行。一般性招式已经不管用了，棋手要去设想、识破对手的棋路；很多时候，最后的赢家用来使对方方寸大乱的一着，往往都会出人意料。

一直以来，惠斯特牌戏<sup>①</sup>的特色，就是以玩家具备高计算能力著称。许多脑筋好、智商高的人，都会莫名地爱上惠斯特牌戏，而且基本都认为国际象棋只是小意思，不值得花时间与精力在上头。

---

<sup>①</sup>类似桥牌的一种牌戏。

毫无疑问,所有益智游戏中,再也没有比玩惠斯特牌戏更需要分析能力的了。在基督教国家里,国际象棋下得好的人顶多只能算是最佳棋手;但惠斯特牌戏玩得好的人,则意味着在各式各样需要运用此特质的领域里,他都能善用自己的心智分析特长,获得成功。(请注意,我是指正当合法的情境之下,“精通”此道的人能充分掌握、理解所有蛛丝马迹,使自己大获全胜;当然,这些线索消息不仅多且繁杂,需思虑足够细密的人才能掌握,凡夫俗子根本难以企及。)如果一个人观察事物时足够专注,那他一定能牢记这些事情。因此,倘若有个国际象棋棋手,他理解所有惠斯特牌戏的规则,而且观察力、记忆力绝佳,那么他一定能把惠斯特牌戏玩得很好;这就是说,一个记忆力良好以及熟悉牌戏规则的人,一定可以玩好惠斯特牌戏。熟悉牌戏规则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,玩家还得在牌局中默默观察和推敲才行。每位玩家都会各自做观察,但观察到的信息却各有不同,重点不在于观察之后是否做了正确的推敲,而在于观察的品质究竟如何。玩家们是和“人”一起玩牌戏,因此千万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牌局本身,也得仔细观察“其他玩家”才行。他得仔细观察搭档的神色,与此同时,还得与其他对手的神态进行比较;他必须猜想其他人如何分类手里的牌;他必须从其他人看着手里每一张牌的神情,来判断对方拥有几张王牌或大牌;他必须从其他人的表情变化来判断敌情:他们是自信?是惊讶?是得意?是懊恼?有了这些观察技巧,玩家就应该能从某人收起一叠牌的神情动作,看出此人是否有自信赢下一叠牌;玩家还能从某人把牌丢出来的神情,看出此人是否故意制造假情报,纯属虚张声势。一个厉害的玩家可以从以下这些敌情动作,敏锐洞察出牌局的真正情势:某人讲出了某句漫不经心的话;某人在不小心掉了或翻开一





张牌时,发现他企图想掩饰些什么,是焦虑,或根本只是漫不经心;其他人如何计算及整理所赢牌墩;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变化,是困窘?是迟疑?是急切?是慌张?如此一来,出了两三圈牌之后,一个厉害的玩家对其他人手里有些什么牌应当了然于心,感觉上像是对别人手上的牌一览无遗,之后,便能有十足的把握精确出牌。

一般人常把“心智分析”特长和“聪明机灵”特质混为一谈,然而,这是不正确的。一个擅长心智分析的人,肯定聪明机灵;但一个聪明机灵的人,却往往不见得善于心智分析。聪明机灵的人当然也具备推敲、归纳事物的能力,然而这种能力并不一定只有聪明机灵的人才能拥有;即使是近乎白痴之人,也常常被认为具有某种神秘的推理归纳能力,因此那些关注精神心理课题的作家们,往往对他们深感兴趣。奇怪的是,竟有所谓的“骨相学家”(声称可以从人类的头骨形态,判断一个人的心智能力或特质)指出,推敲、归纳事物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,因而自有另外独立的器官掌管(这个观点已被证实是无稽之谈)。可是无论如何,一个聪明机灵的人再怎么擅长推敲、归纳,也不代表他拥有突出的心智分析特长,这两种人的心智特质即使很类似,也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,他们仍是天差地别的两种人。换句话说,或许可以举“喜爱幻想”和“善于想象”为例,事实上,聪明机灵的人一定很“喜爱幻想”,但擅长心智分析的人肯定“善于想象”,想象力丰富。

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,希望多少可以让各位读者明白,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拥有心智分析特长。

那年,我在巴黎待了一整个春天(还有一小段夏天),认识了舍瓦利埃·C·奥古斯特·杜宾这个人。他是一位出身显赫家庭的年轻绅士,但由于遭遇了种种不顺,活力与斗志尽失,也丧失了振

兴家产的上进心。幸好他的债主颇为宽厚，让他仍能保有最后的一点家产，靠着有限的收入、尽量不产生额外支出，节俭度日。阅读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奢侈；幸好，这样的奢侈爱好在巴黎很容易被满足。

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蒙马特街上一间偏僻的图书馆，那时我们俩都在找同一本书，那是一本很珍贵且很特别的书，自此以后，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，互相拜访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。我对他的家族史很感兴趣，当然，他也总是很推心置腹地侃侃而谈（法国人都很乐于谈论自己的事）。此外，我对他阅读涉猎之广泛感到极其惊讶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事物总有灵活生动的想象力，这使我感到自己内在的灵魂也随之翻腾跳动。对于当时想在巴黎寻找些什么的我，立刻感到像杜宾这样的朋友对我而言是何等珍贵。当然，这样的心情，我也很直率地告诉了他。于是，我们决定，在我停留巴黎的这段时间一起租房子住；由于我的经济情况比他稍稍好些，因此房租的部分由我来负担。我俩的个性都有点古怪阴郁，因而看上了一间位于圣·日尔曼区偏僻地带的老宅，这间老房子不但年久失修，摇摇欲坠，甚至还因某种无端恐惧的迷信传言而长年无人居住；不过，我们丝毫不在意，也没多问。

如果外人知道那段日子我们是怎么个过法，一定会觉得我俩是神经病（或许吧，但至少我们这两个神经病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）。那时候，我们应该算是完完全全地隐居着，也不见任何访客；不过，其实根本没什么人知道我们住在那儿。我小心翼翼地守着这个隐居的秘密，没告诉以前的朋友；至于杜宾，他则是好几年都没和别人接触了。我俩就这样过着遗世独立的隐居生活。

我的朋友有个怪癖（除了称之为怪癖，我还能怎么说呢），就是



极度迷恋黑夜；而我也渐渐受他影响，开始完全放纵自己，也沉溺在这位朋友所拥有的怪癖里。当然，黑夜女神不可能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得靠自己营造夜晚的气氛；每当清晨第一道曙光出现，我们会把老宅里所有笨重的窗帘关上，点燃几支又细又会散发浓香的蜡烛，就着鬼魅般微弱的烛光，我们在这刻意营造的夜晚气氛下，如梦似幻地阅读、写作、交谈，直到时钟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夜晚已然降临，我们才步出家门散步去。我们肩并肩地在街上走着，聊着先前还没聊完的话题，或是在这已然歇息的大城市中到处晃荡，静静观察此刻的城市光影，让心灵沉醉在永无止境探索的兴奋里。

尽管我很清楚杜宾擅长想象的特质，但我们在城里夜游的時刻里，他借着透彻观察展现出的心智分析能力，仍会使我大感惊诧、钦佩不已。他似乎也乐于沉浸在这样的心智观察活动中，并且毫不讳言确实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（当然，他喜欢这么做确实有几分洋洋自得的味道）。他曾一边低声窃笑，一边颇为自豪地说，我们一般人的心上简直都像挂了一扇能让他轻易敞开、洞悉一切的窗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猜透人们的心思；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还会马上就我当时的心里所想进行推测分析。而他的精确分析，自然让我大大吃惊。每当开始进行分析时，他的神情就会变得冷漠且抽离，眼神茫然，就连一向圆润的男高音嗓子也会发颤，就像拉到最高音般，若不是因为他说话时口齿清晰，举止从容，还真教人以为他是在发脾气呢！观察此时此刻的杜宾，总会让我想起那“双重灵魂”古老哲学，我会逗乐地幻想出两个杜宾，一个是充满想象力、创造力的杜宾，另一个则是深具心智分析能力的杜宾。

但可别以为我前面描述了杜宾分析事物时的神态，是为了铺陈什么玄秘或传奇的故事，其实我只是想描绘这名法国人在分析



事情时表现出的极度兴奋(或说极度病态)神情。如果要更具体地谈论此人拥有的特殊心智分析能力,这里倒有一个很恰当的例子。

一个深夜,我们在皇家宫殿附近一条又脏又长的街道散步,那时显然我们心里都各自在想些事,两人之间至少维持了十五分钟的沉默。然后,杜宾突然开口说话:

“没错,那家伙真够矮,他那令人发笑的外形,到杂耍剧院去表演可能更好一点。”杜宾幽幽地说。

“不是嘛!”我下意识地回答着,但我当下根本没意识到杜宾为何会和我想着同一件事,或者说,他为何猜得到我心里正在想什么。之后,我很快镇定下来,回想整个过程,真是吓了一跳。

“杜宾,这下我真的不明白了。”我郑重地说着,“你知道我有多惊讶吗?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为什么会知道我正在想……”说到这里,我故意顿了顿,想确认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所想的事。

“你是在想尚帝利这个人吧?”杜宾马上接着回答,“你为什么话说一半就缩了回去?你是在想,尚帝利身材太矮小,根本不适合演悲剧吧?”

没错,这正是我心里刚刚在想的事。矮子尚帝利原本是个在圣丹尼街上补鞋的鞋匠,但后来对戏剧发了狂似的着迷,还曾因想诠释克雷比荣<sup>①</sup>悲剧里的人物薛西斯,而饱受奚落与讥讽。

“天啊,看在老天爷的份上,你一定要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?”我惊呼着,“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推测我的心思?”事实上,我内心惊讶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表面上的言辞。

“我想是那个卖水果的人让你有此联想。”杜宾不慌不忙地回

---

<sup>①</sup>1674年—1762年。法国剧作家、小说家。



答，“这才让你认为以尚帝利的身高而言，根本不适合演薛西斯这一类的悲情角色。”

“卖水果的？你别吓我了吧，我刚才哪有看到什么卖水果的？”我奇怪地说。

“有啊，差不多十五分钟以前，我们走进这条街时，不是有个人撞上你吗？”杜宾接着回答。

哦，经杜宾这么一提醒，我想起来了，的确有个头上顶了一大篮苹果的人，在我们正准备从 C 街转进现在这条大街时差点撞上我。不过，我实在不懂这个人和尚帝利有什么关系；但杜宾可不是个会吹牛的人啊！

“我会好好解释的，这样你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”杜宾接着说，“我们现在就从刚刚我突然开口说话那个当儿，开始逆向分析你的思路，一直推敲回到你撞上卖水果的那时候吧。我现在就倒着说出你在这段时间里，想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思绪环节，那就是——尚帝利、猎户星座、伊壁鸠鲁、石块切割法、街上的石块，以及卖水果的人。”

人们经常喜欢用逆向思考，来逆推日常生活中某一小段时间里的想法。是的，这样的心智活动的确很有意思，而且肯定是绝佳的自娱方式。当有人第一次尝试这么做之后就会发现，某一小段时间里，思绪的起点和终点所想到的事情，竟然风马牛不相及。不过逆推自己的思路或许还比较有迹可循，但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，这个法国人竟然能逆推别人的思路，甚至可以正确无误地逆推出我的思路，知道我在想什么（真的完全正确，这一点，我不得不承认）。

“如果我记得没错，”杜宾继续往下说，“在准备离开 C 街之前，

我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马。然后,当我们转进这条街时,头上顶着大篮子的水果商人很快地从我们旁边经过,还不小心把你挤向路旁的石块堆,那是一堆准备用来铺路的石块。这堆石块堆得不是很扎实,有点松,你不小心踩到其中一块,滑了一下,脚踝稍稍扭了一下,显得有点生气,绷着个脸,嘴里抱怨几句,还回头看看那个石堆,接着,就沉默地走着路。你可别误会,我不是特地观察你的一举一动,只是‘观察周遭的人事物’这项活动,最近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习惯了。”

杜宾接着说,“你一边走,一边用不高兴的神情盯着路面看,你一直留意路面的坑洞和车轮压过的凹痕,就是因为这样,我才知道你还在想那堆石块的事。直到我们走进拉马丁这条小巷子,你的脸色才变好,因为这条巷子的路,最近才刚用铆钉固定交叠石块的实验性作法铺好,路面因而看起来很平整;我察觉到你的嘴唇微启,并且低声说着‘石块切割法’这个词汇,没错,这确实是此项新铺路技法比较正式的用语。而我知道你一旦想到石块切割法,就一定会想到物质的基本单位——原子,接着也一定会想到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,因为这个话题我们不久前才刚讨论过。我那时还特意对你说,没想到这位古希腊哲人当时对原子及对宇宙形成的模糊推测,后来竟然被宇宙进化论学说证实无误。因此,我想你接下来一定会抬头仰望天上的猎户星云(我当时真的很希望你这么做),结果,你真的抬头了,这下我更确信没弄错你的思路了。就因为你抬头看了天空,我更确定你会联想到《博物馆杂志》上那篇挖苦尚帝利的讽刺文章,文章暗暗讽刺地说这位身材矮小的补鞋



匠,自以为穿上了厚底半统靴<sup>①</sup>,就能改头换面变了个人。文章里作者还引用了我们经常谈到的一句拉丁诗文来讽刺尚帝利——‘第一个字母丧失了它原本的发音’。我曾对你说过这句诗文与猎户星座有关,而且我记得你当时对这个解释颇感兴趣,所以我想你应该会记住这件事。而且,你果然把这句与猎户星座有关的诗文和尚帝利联想在一起,因为我看到你的嘴角上扬,正在微笑,你在笑那可怜的补鞋匠成为众人讽刺讪笑的牺牲品。一路上,你都弯腰驼背地走着路,但这会儿却突然挺直腰杆、抬头挺胸,于是我更加确定,你正是想到了尚帝利的五短身材。也就是在此时,我打断了你的思绪,对你说:‘没错,那家伙真够矮,他那令人发笑的外形,到杂耍剧院去表演可能还好一点。’”

这个心智分析的小游戏落幕不久后的一天,我们在《法庭晚报》上看到了一则离奇的命案报道,以下收录报道内容:

离奇凶杀案——今天凌晨大约三点钟左右,睡梦中的圣罗克区居民被连续的惊恐尖叫声惊醒。尖叫声来自该区莫格街的一栋房子的四楼,这里住着爱斯巴奈雅太太和她的女儿卡蜜儿·爱斯巴奈雅。众人先打算叫门进去,但一直没人回应,耽搁一阵子后,大家决定撬开大门强行进入;约摸有八至十位邻居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进入屋内。此时尖叫声已停止,当众人奔上一楼楼梯时,听见了两个人或更多人愤怒激烈的争吵声,从屋子的更高楼层传来。等到众人爬上了二楼,争吵的声音也停止了,屋里一片悄然。众人于是分散开来,赶紧一个接一个房间找寻爱斯巴奈雅母女。当众

<sup>①</sup>古希腊罗马悲剧中的演员多穿此种靴子。

人进入四楼后面一个大房间搜查时(房门从里头上锁,因此强行撬开房门进入),全都被房里的景象吓坏了。

这个房间极度凌乱,家具被砸坏了,散落一地;房里只剩下一组空床架,上面的床垫被丢到了地板正中央;有张椅子上头摆了一把沾血的刮胡刀;壁炉上方则有两三撮被连根扯下来的灰色人类毛发,这些头发又长又粗,还沾有血迹;地板上则发现四枚拿破仑头像的金币、一只黄宝石耳环、阿尔及尔大银汤匙三支、小合金汤匙三支,还有两只共装了近四千枚法郎金币的袋子;墙角有个衣柜,抽屉全被打开了,里头有许多物品被拿走,不过还是剩下不少东西;在床垫底下有个铁制的小保险箱,保险箱已被打开,只是钥匙仍插在上头,里面除了一些旧信件和不太紧要的文件之外,没有别的东西。

爱斯巴奈雅太太并不在这个房间里,但壁炉里的煤灰却多得反常。众人去清查烟囱时,有了骇人的发现。爱斯巴奈雅小姐竟被倒栽葱般地塞进狭小的烟囱孔道中,而且塞得极深,只能从她的头部使力拖出身体。她的身体还有余温,经验尸发现,她的皮肤有多处擦伤,毫无疑问,她是被强行塞进烟囱,然后又被暴力拖出所致;脸上有许多严重抓伤,喉咙处有很深的淤伤与凹陷的指甲印,显然死者是被掐死的。

屋内经仔细搜查后,还是不见爱斯巴奈雅太太的身影。众人来到屋外,在建筑物后面的铺石小庭院里发现了老太太的尸体。老太太的喉咙完全被割断,众人试着抬起她,却发现她的头颅竟已经与身体分家;老太太的头部和身体均受到严重割裂伤,身上的割伤尤其恐怖,血肉模糊,几乎无法辨认出人形。本报相信截至目前为止,此桩骇人的悬疑命案仍无任何线索。





隔天的报纸对此命案又有了更详细的报道,以下为报道内容:

莫格街双尸谋杀悲剧——据悉史无前例的离奇骇人命案发生后,警方传讯了许多与此案相关的人士;但即便如此,仍无法为案情带来曙光。以下收录所有重要证词:

宝琳·迪布尔。洗衣妇。证人指称已经认识爱斯巴奈雅母女三年,她负责清洗这对母女的所有衣物。她们母女相处得非常好,对彼此说话都很温柔,母慈子孝。她们支付的洗衣费相当高,但证人不知道她们是以何种方式维生,猜想爱斯巴奈雅太太应是帮人算命来维生。证人听说她家道富裕。证人到她们家收送衣物时,从不曾看过其他人,并确定她们并未雇请佣人。除了四楼之外,这间屋子的其他地方似乎没有放置任何家具。

皮埃尔·莫罗。烟商。证人指称,近四年来,爱斯巴奈雅太太都会向他买些烟草和鼻烟。证人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,而且一直居住在这儿。爱斯巴奈雅母女陈尸的这栋房子,确实是她们俩生前所住,她们已在此居住超过六年。再之前,房子是由一位珠宝商向爱斯巴奈雅太太承租,之后这名珠宝商又把楼上其他房间分租给许多人。房子的实际所有人是爱斯巴奈雅太太,因此她很不高兴这名珠宝商当起二房东,将房间随便租给别人。于是她决定自己搬进来住,并拒绝分租给任何人;证人因而认为这位老太太很孩子气。此外,证人在这六年间大约见过爱斯巴奈雅小姐五六次,她们母女俩极度低调地隐居着。他听说爱斯巴奈雅太太挺有钱的。他也曾听邻居说爱斯巴奈雅太太是个算命师,不过他并不相信。他还看到过杂工进入她们家一两次,也曾看过医生进去八至十次。